

程 豁

XIANG TAI YANG QING SU



向太阳倾诉

漓江出版社

向太阳倾诉

程 豁

漓江出版社

(桂) 新登字03号

向太阳倾诉

程 裕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湖南省长沙市湘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206400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5407-1273-2/I·878

定价: 5.92元

煤海情深

——程豁《向太阳倾诉》序

苏 晨

战士多情。在战争中，铁与血的考验非同小可，生死之间只有薄薄一层间隔，不把自己的作为一往情深地看成一种神圣的事业，就很难成为一名好的战士。程豁在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进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一位好的女兵。

新闻工作者也多情。面对不时变化的纷繁复杂世事，不只“人一过百，形形色色”，更兼曲与直，是与非，真善美与假恶丑，常被或权或势折射得光怪陆离，混淆不清，不是无限忠诚于自己的社会职责，一往情深地去发现，挖掘，清理，辨析，为真理和正义无畏地去实事求是报道，就很难成为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程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不久即转业到《齐齐哈尔日报》当记者，后来又转到《北京日报》、《中国煤炭报》做编辑和记者，前前后后在新闻工作者这个岗位上一干近四十年，离休前她是《中国煤炭报》的副刊部主任。

程豁热爱新闻工作者这个光荣的岗位，完成过大量各种形式的新闻报道，也写了不少的散文特写。《向太阳倾诉》，是她结集的第一本散文特写集，各篇基本上都是她扬帆煤海采访时所采撷。一时我忽又想起，她主持的《中国煤炭报》副刊刊名叫《太阳石》，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曾发表在《太阳石》上。

太阳的光与热，是世间万物生长的条件。煤炭是煤矿工人

从地底开采出来的另一种光与热的载体，也是世间的“另一轮太阳”。程谿通过《向太阳倾诉》这本散文特写集，向“太阳”，也即是向几十年来哺育她成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她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几百万煤矿矿工，倾诉了她做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煤炭事业新闻工作者，对无边煤海的万钟情谊。

她在《向太阳倾诉》里该写到多少煤矿啊！从黑龙江边陲的鹤岗煤矿、鸡西煤矿，这些矿务局长去欧州访问每被戏称为“国王”的大煤矿，到海岛西海岸不起眼的小煤矿长坡煤矿；从藏区4000米高山上奏着“《冷与热的交响曲》”，钻到永久冻土层下开采煤炭的热水煤矿；黄土高原上荒凉得“风吹石头跑，满山骆驼草”，但充溢着“《悠悠黄土情》”的甘肃靖远煤矿、山丹煤矿，到人文荟萃之乡：“《活力》”日炽的镇江伏牛山煤矿，东风煤矿；举凡三晋大地国际知名的潞安煤矿、晋城煤矿、西山煤矿；淮河岸边的淮南等数不清说不尽的大小煤矿，到处都印着程谿辛勤采访的足迹。

她一往情深地报道那些艰苦奋战在煤海第一线的矿工，如哪怕“雷在身边滚，人在雾中行”，也把生产搞得天天向上的热水煤矿柴达尔矿回族矿工马明义、殷生旺，他们那位“像雪莲一样扎根雪山”开放了灿烂花朵的年轻矿长李帮嘉；如为改造人称“原始部落”的山丹煤矿而哪管“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武孝庭，愿为“谱写黄土高原煤矿建设的壮丽乐章”而视大城市安逸如敝屣、以在边远山区艰苦创业为乐事的靖远矿年轻矿长赵惠民……

她也同样一往情深地注视那些对比采煤第一线说来或可暂称“后方勤务”的方方面面，如《燕辽大地的赤子》中煤田地

质学家潘广那催人泪下的苦斗；《奋力探索岩层奥秘的人》中在世界煤田矿压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煤田矿压学家宋振骥……

她时刻一往情深地观照着今日煤海的好汉，也总是不忘那些昔日煤海的壮士，如对“革命摇篮”安源煤矿朱少连等老一辈英雄矿工的连续报道，对“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老矿工吴运铎的追踪报道，对传奇式的煤海爱国老人孙越崎，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的引人报道……

她热爱煤海，还对每位和她一样儿热爱煤海的文艺界人士也一往情深，如她热情地写了著名作家焦祖尧、苗培时，著名画家黄胄，著名歌唱家邓玉华、郭颂、日本的牧村三枝子，导演新秀赵宝刚，甚至连我也写了一篇……

她从方方面面一往情深地关怀着煤海，采访路上所见的华南特区、沿海开发区在改革开放中的新风貌、新思考，昔日工作地齐齐哈尔的巨变，一切足资煤海借鉴的事物她也都及时报道给广大矿工……

至此我驻笔驰思，其实对于散文来说，第一重要的不也就是这种无边的真情！

如和诗来比较，我以为诗主要是一种感情结构，散文主要是一种思想结构；

诗主要是一种呈现，更注重审美的感觉，散文主要是一种传达，更注重内涵的份量；

诗好比舞蹈，它的意义和目的就存在于舞蹈的动作之中；散文好比走路，它借助于语言的文字表述把思想精确地转移到读者的头脑中去，读者需要的主要是通过文字的媒介溶解于心底的思想，迈步之于走路，不比舞蹈动作之于舞蹈。

靠过分雕琢文字以掩蔽实质的苍白，不如求取以内涵的真

情所形成的感染去施展自己的魅力。

只有真情才得动人。而动人的真情当是从灵魂深处流溢来的人间正气。这种灵魂的光华与美之涵纳于字里行间，大约也就是文章的灵魂。

人间正气至大至刚。至大，海涵地负；至刚，有一根挺直的脊梁，这接近于无私、无我，有助于明是非，知去就。以之从事道德的探险，易于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

谈远了，乡友程豁自京华远道寄《向太阳倾诉》书稿来，嘱读后为作小序。乃于读后匆匆条理了一下所读所见，从而略有所思，谨并录试充为序。

时1993年4月13日于南国广州。

目 录

煤海情深(序)	(1)
---------------	-----

第一辑 翡翠城

悠悠川江情	(1)
碧海仙山	(6)
昨夜星辰昨夜风	(10)
我的藏族朋友	(18)
久违了, 齐齐哈尔	(23)
呵, 又见嫩江	(30)
高翔的鹤	(34)
哦, 梅里斯	(38)
被开垦的处女地	(43)
问候鹤岗	(48)
深圳印象	(50)
明珠闪烁	(55)
蛇口扫描	(59)
春风	(63)
琼岛风情	(67)
翡翠城	(71)
希望之星	(75)
秭归行	(79)

第二辑 五月的鲜花

老矿工寄语·····	(83)
共和国不会忘记他·····	(89)
又是杏花春雨时·····	(94)
五月的鲜花·····	(101)
杏花春雨哀安源·····	(106)
拥有光明·····	(109)
晚晴·····	(114)
呵，祖国第一旗！·····	(119)
滚烫的土地·····	(124)
风华正茂·····	(128)
活力·····	(132)
黄土情深·····	(137)
冷与热的交响曲·····	(141)
晋城人·····	(146)
吕梁新英雄儿女·····	(153)
热流在这里奔腾·····	(159)
青春万岁·····	(169)
在生活的沃土上勤奋耕耘·····	(173)

第三辑 最醇美的歌

血缘的召唤·····	(177)
向太阳倾诉·····	(181)
耿耿此心，明月可鉴·····	(185)
炎黄之青·····	(195)

三枝子，请再唱支矿山的歌·····	(198)
祖国呵，是我的·····	(202)
最醇美的歌·····	(209)
金曲唱遍神州·····	(214)
金凤凰·····	(217)
童心·····	(221)
从生活中走来·····	(226)
诗魂烂漫月徘徊·····	(230)

第四辑 岁月永恒

岁月永恒·····	(232)
夕照明·····	(238)
厚爱·····	(244)
燕辽赤子·····	(249)
探索岩层奥秘的人·····	(257)
大山的女儿·····	(266)
脚印·····	(278)
不是为了建勋·····	(287)
挚爱（代后记）·····	(1)

悠 悠 川 江 情

初夏，微雨晨曦，告别了山巍水秀的山城，这次我是从陆上来，又将要从水上离去了。心中不禁升腾着依依怅惘之情，在这里，我毕竟曾留下了十余年岁月呵！

登上川江客轮，呵，又见长江，又见长江了……多少如丝如缕的情思，随江水奔涌而来。长江，久违了！虽然我离开你已有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但你的波涛却好似日日夜夜都从我的心头流过。你这长长的大江哟，是这般浑厚宏伟，是这般强悍温柔，端庄而秀丽。哦，你这长长的大江哟，你这生命的河流，母亲的河流，每次你覆载我渡过那激流险滩，你那博大而雄浑的气势都给我以力量，激励我前进。

我恋恋地站在甲板上，望着已在朦胧中消失的山城，望着涛涛滚滚的川江水，遐思绵绵。风雨大作，我怅怅地进入舱中，匆匆地找到自己的铺位，仍在痴痴地想。几位操着四川口音的老人，正把各式各样的皮箱、旅行包塞满了门口的货架和空间。全舱人都注视着这几位既似同乡、又象异乡的旅客。同伴悄悄地告诉我，这几位是回来探亲的台胞。怪不得，这几位看什么都痴痴的。那位矮胖的老先生，刚才同我一样痴痴地站在甲板上，望着岸，望着川流不息的江涛。也许是好奇，也许是一种亲情，我的注意力全凝聚到这几位台胞身上。全舱十几个人都热情地同他们攀谈。他们是三男二女共五人，其中两对夫妇，和一位单身老人，男的大约都是六十多岁的老耆了，女的却不过五十多。他们是从台湾一路同回云阳老家探亲

的。我知道，这是川江岸边的一个自古便以米酒醇香而颇有名气的县。

“四十年未回，想家想得快疯了。”那位单身的老人一往情深地对大家说。说的人泪莹莹，听的人也都泪莹莹。四十年来一丝一缕的乡思，把他们牵回这长江边上的故土。当年，汽笛一声的离别竟是四十年，谈起家乡，缕缕柔情一齐涌上他们的心头，于是两眼灼灼有光，声音也变得轻柔深沉。那位瘦高个的老先生说，他已年过花甲，离家时正是青春年少，天涯海角到处飘零，最后到了台湾。

“我们在台湾，台湾人叫我们‘大陆人’，可是四十年后，踏上大陆归乡的旅途，大陆同胞却叫我们做‘台湾人’，我很难过，我们不是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人哪，我们是回故乡探亲，寻故土来了呵，我们是乡亲，我很想听大家喊我们：老乡呵，回家来啦！”我本来是不经意地旁听着，而这一席深沉的话，却如同一声闷雷，震撼着我的灵魂。老先生双目炯炯，无泪，却布满红翳，这正是“蜀魂未归长滴血”呀。我强忍着泪，思绪如千钧般沉重。我仿佛觉得他这话是针对我说的。我问自己：你理解他们那种“千里作远客，五更思故乡”，“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的广大而深重的乡愁吗？，于是眼前便清晰地出现在了京时天安门前的一幕。那是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为首者手持“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小旗，成员个个已届花甲之年。他们的外衣前胸上印着“想家”两个大字，后背印的则是“孤苦无依汉，夜夜梦神州”，下款署着自己的名字。当日送他们的背影时，我心中一阵酸楚，不禁热泪盈眶，那一幕与这位老先生的心曲交织起来的，是多么深重的乡愁，多么浓烈的亲情！血毕竟浓于水呵，我心中的灵犀，豁然贯通了。

是的，他们的“根”就在这川江岸边的一片沃土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从这里走出人生的第一步。这里有他们童年的梦幻；有他们双亲的慈爱。那山那水，那乡音，无时不在心头萦绕。想到他们在台湾眼望窗前月，归期无有期的四十年乡盼，怎不令人生出万千感慨！他们是乡亲哪，我在心中呼唤着。

“您们的双亲还健在吗？”，一位旅客提出了我想问而不敢问的问题。那位矮胖的男人顿时神情黯然，“我们几人的双亲都已谢世，家乡只有兄弟姐妹和一群见面不能相认的侄甥男女了。别说还有亲人，即便谁也不认识了，我也要回家乡喝几口川江水，嗅嗅故土香哟！”于是同舱的四川老乡，便同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起云阳那醉人的“麴米春”，鬼城丰都的豆瓣酱和豆腐乳……瘦高个老人忙问：“四川现在还有草鞋吗？”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甜甜地笑了。“我一定要带回一双草鞋，那种鞋是世界上最舒服的鞋。”我也同邻铺的单身老人漫谈着。他听说我是东北人，便说：“我也去过东北呢，沈阳，哈尔滨都去过。”谈起当年的一切往事，老人们都很兴奋，眼光也格外明亮。那位矮个胖老人忽然深情地说：“我们多么盼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哟，不统一就不合人情，不合民情哩，尤其是在台的外省人，更盼统一。咋个统一那当然是政治家们的事，可也要知道老百姓的心噢！”瘦高个老人也接着说：“许多台湾人都赞成象香港那种一国两制的样子。听说海南岛要搞个自由港，也作出样子了嘛。我看那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的，那时我们回乡探亲更方便喽。”他和妻子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孩子虽然生长在台湾，但也都非常想回祖籍看看，孩子们好想看看长城，看看兵马俑哟！但因为川资不足，只有等再积蓄几年了。这绵长的乡恋乡思之情，已延伸、萦绕在下一代心头上了。

“他们会回来的”。我象是自言自语，又象回答那几位老乡。

黄昏时分，船驶进万县港。入三峡前，客轮要在这里停泊过夜。几位云阳老乡都兴高采烈地道一声“请关照”，便急匆匆地上岸观光，或者是寻找往昔的足迹去了。我只在临近码头的街上转了一圈，便回到船上看书。天已黑尽时，才见那几位老人每人抱了一大堆物品，欢天喜地回舱里来。什么花椒、花生、白酒、各种川味小吃，大包小包地摆在铺上让大家品尝。边吃边说，家乡的东西比台湾便宜得多，只是包装差些。接着他们便喝起酒来，并且兴奋地谈着即将同自己的亲友相见一事，因为下一个码头就到云阳了。谁来码头接呢？弟兄姐妹四十年不见，能认识吗？“没得问题，刚通过信，交换过照片，不会认错的。”话随酒意，滔滔不绝，仿佛亲友已在面前。

夜深了，他们见旅客已有睡意，高个老人说要小声点，别影响别人休息。大家都理解他们的兴奋，无人介意，但他们却有礼貌地到甲板上去摆龙门阵。我也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还隐隐约约从甲板上传来老人的谈话声。

凌晨，忽然惊醒，天还很黑，船在摇动，我顿时意识到：船拢云阳码头了。我翻身下床，只见几位老人正忙忙乱乱地在搬东西。老先生们正兴奋异常地满走廊跑，夫人们在照料东西，大包小包数十件，老人可怎么搬上码头呀，于是我们同室几个旅客便帮助搬运。船靠岸了，只听那瘦高个老人高声喊：“志远（音）”。码头上立刻有人高声应答：“来了，哥哥！”于是他们全都激动起来，忙着往下跑。只见一群人纷纷往船上跑，双方边跑边哭，亲人们终于在码头上拥抱在一起了，一时哭作一团。我们把旅行包放在他们身边，也陪着流起泪来。两位夫人在不断地劝慰着：“别哭呵，这不是见着了吗！”是呵，

四十年长相忆，梦中相寻千百度，今日相见，千言万语，千万滴清泪，也难诉尽这相思之情！

预告开船的铃声惊醒了我们。几位老人急忙赶过来紧握着我们的手，“谢谢喽，老乡，啥时统一了到台湾来，我们会按乡亲之礼欢迎你们”；“再回来哟，神州故土永远是你们的家”。我们匆匆上船，站在甲板上望着他们。船徐徐离岸了。瘦高个老先生对着我们，频频地揷动照相机快门，镁光灯一闪一闪，老人同他们的夫人都高举起双手，向我们挥动着，挥动着。此时我们都唏嘘着，泪流满面了。船已驶出云阳港，我们痴痴地向北岸望着，远远地，还看到那挥动着的手臂。许久许久，我还泪眼模糊地向岸上凝神眺望，想象着他们在故园的团聚……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我忽然想起，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经历。其实又何必问呢？只知道他们是思乡切切的川江的儿子，是切盼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中华民族子孙就足够了。

川江水仍一往情深地向东流去，就如同那归乡老人的亲情，悠悠无尽头。

1989年于北京

碧 海 · 仙 山

也许是因为“八仙过海”的故事，从童年起就吸引了我；也许因为我的祖籍便在蓬莱这一带的缘故，我对这人称为仙岛的地方——长山列岛，久向往之。

一个晴朗的夏日，从蓬莱港登上渡轮，我便急切地跑到前甲板上，向海天深处极目远眺。在那茫苍苍的碧波间，寻觅海中蓬莱。透过淡淡的薄雾，朦胧中似见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卧在海上的黛绿色巨龙，随着波涛上下飞舞，飘飘缈缈，真使人感到已进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境地。船更前行，那巨龙却又幻化成一条用绿色宝石串成的巨型“项链”，横挂在碧波上。一会儿，“项链”又变成了一座座“仙山”。这时，远远近近葱茏苍翠的大小岛屿都出现在眼前。呵，真的海市到了。只见那岛上花木芊绵，亭台楼阁，汽车往来，行人如织，真是城临沧海上，身在海市中了。

跨上岸，走进海市，使我们这些久居闹市的人精神为之一振。在宽宽的街道中间筑起的一长长的花台，摆放着各色的花盆和盆景。不论大街小巷，都干干净净，象刚刚冲洗过。这里的亭台楼阁，个个造型新颖别致。既有典雅的中国传统庭院式的住宅；又有一幢幢乳白色现代西式楼群。其间竟有几处哥特式尖顶和几何积木式的建筑。这是近几年来为发展旅游事业而兴建的。

古称“蓬莱仙岛”和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地方，便是这长山列岛。它是由南北长岛和庙岛等32个岛屿组成，恰恰置身于渤

海和黄海之间。朝可观黄海日出；夕可望渤海之落日，壮观至极。还由于它地处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又天然形成京津的海上门户。这是长山列岛神话传说以外的庄严使命。我们惯常以为，伟大的黄河、长江才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到这里听长岛博物馆馆长的介绍，才知道长山列岛也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在这里已发现一万多年前早商时代人们穴居的遗址和古城墙废墟。原来，古代长山列岛与大陆是连在一起的，亿万年的沧桑之变，使这里的桑田变沧海，山岳的顶峰露出水面，便逐渐形成现在的长山列岛。

入海市的当天下午，热情周到的县旅游公司杨经理便派车送我们到北长山岛的半月湾游览。南北长山岛是列岛中唯一相连的两个大岛（是县府所在地，经贸中心）。车离开南长岛便驶上一条世上少有的“玉石街”。但这“街”的两旁却既不见高楼大厦，也全无店堂酒家。撞入眼帘的却是静静的海湾，如林的帆樯，绿野与碧海相映，耳可闻悄悄的涛语，眼可观鱼跃鸥翔。自以为已入仙境，不料，车却停在一处碧空映衬下的一弯新月旁了。不知是惊奇，还是被这如梦如幻的奇景吸引得长长地出了口气，脱口喊出：“呀，月牙湾！”这半月形的海湾正是“依山而伸，抱水而卧”的。碧澄的海水被那五彩斑斓的珠矶石海滩环抱着，真是妙不可言。提起珠矶石，倒真是长岛的一宝。它外形如珠如球，色彩红如玛瑙，白如玉，碧如海水，且内质坚硬，能在绝对零度下不变形；在炼钢的热度下不熔化，已成为重要的出口工业料石。我们都不禁急步涉水去寻觅那美丽的珠石，坐在海滩上珍爱地玩弄着。我们的导游小宋是位刚从黑龙江边来到仙岛的不足20岁的姑娘。她坐在我身旁，轻轻地讲着一个动人的传说：从前这个岛很荒凉，渔民很穷；月中嫦娥怜